

为谁保护城市

张松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为谁保护城市

张松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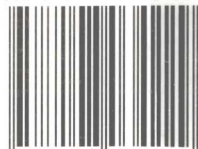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An aerial photograph of a city, showing a river winding through the urban landscape. A road runs parallel to the river, and various buildings and green spaces are visible. The image has a warm, slightly faded tone.

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高质量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在城市开发建设中，关注生活质量的提升才是最重要的环节。城市美，最为重要的是生活美，现实中的生活是真实的、灵动的。社区中那些细微的事物、街道上所有的一切、生活环境中潜在的东西，它们也许并不亮丽，并不时髦，但却可以推动真正的社区文化的营造。

ISBN 978-7-108-03422-9



9 787108 034229 >

定价：21.00元

为谁保护城市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谁保护城市 / 张松 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7

ISBN 978-7-108-03422-9

I. ①为… II. ①张… III. ①城市—保护—研究 IV. ①K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5006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装帧设计 陆智昌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7月北京第1版

201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7

字 数 120千字 图片 29幅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21.00元

策划: 一石文化

目 录

为谁保护城市遗产（代序） 陈丹燕	7
------------------------	---

城市失落

城市的复杂性和整体性	13
城市规划，为了谁？	29
怀旧掩盖下的文化“堕落”	47

城市解读

北京、上海、广州三城阅读杂记	69
上海的空间遗产	81
文化景观江南古镇解读	109

城市保护

如何留下时间的记忆	137
产业遗产的保护	155
日本的传统地区保全	171

文化遗产保护关键词	191
-----------------	-----

后记	221
----------	-----



为谁保护城市遗产（代序）

陈丹燕

多年以前，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我去参加一个旧区改造讨论会，说是去参加，其实只是去旁听。参加的人，不是市政府负责土地和规划的官员，就是同济建筑学院的教授们，那时，《上海的风花雪月》正在热销，教授们觉得我也许对这样的城市改造问题有兴趣，也有话要说，就将我也邀上。

长条桌上规规矩矩地铺上烫过的白桌布，每人面前都有削尖了的铅笔和一叠白纸，投影仪上一张张地翻动着那个地区的地图，建筑的现状，历史沿革，教授指导探索小组做的评估报告要点，改造的建议和计划。那是很正式的会议，像正式的外交会议那样，教授们坐在桌子的一边，官员们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我拣了桌尾

的椅子坐下，我想，那里既不是官员，也不是教授们的座位，是旁听者的。

在那次会议上，我见到张松，他那时刚从日本拿到博士学位，师从西村幸夫教授，学的就是历史名城保护和改造。是因为张松，我才第一次听到建筑里还有这样的专业，从小看着上海凋败的老房子长大的我，因为它们凋败的气息而爱上这个即使是从小长大，还是感到陌生的城市，我对张松所学的专业充满了敬意。他坐在最靠近投影仪的地方，管着一大叠透明的胶片纸。还有当时的同济副校长郑时龄，他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他关于上海建筑的专著，是我当时读到过的最精准的专著，他书里的照片说明，张松都注明了出处，都有准确的说明文。他主持过许多上海重大的建筑项目，对上海的建筑了如指掌。他旁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她是同济最资深的建筑学教授罗小未，是郑时龄教授的导师，她缓缓地在这个地区建筑的文化价值和建筑史的价值。在上海，大概她是惟一在圣约翰大学学建筑的本地人，一辈子熏染在上海和它的建筑里。

从来，我是觉得写作的人是很不自由的职业，世界上并没有一块土地，给过作家在创作上绝对的自由，专制的国家思想难自由，自由的国家却有金钱和市场对作家无所不在的钳制。从我打算当一个作家的少年时代开始，我的母亲就一直表达着我选择的职业的遗憾，她希望我做与科学相关的工作，对人类有用，离

思想远远的。如果我能成为一个更冷静的人，她希望我当医生。如果我希望有所创造，她则希望我从事一个与绘画和音乐相干的行当：建筑师。我出生在一个民主的家庭里，父母有自己的设想，但从不阻止孩子的选择。我成了一个对建筑师怀有梦想的作家。但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吃惊地发现，原来建筑师们，也有与作家一样的痛苦：不能自由地实现自己认为值得奋力实现的理想。

坐在桌子这边的教授们一遍遍地陈述着保护这个街区的必要，他们手里的激光笔射出红色的小点，点住平面图。他们每栋房子，每块窗子，每个阳台地争取将它们保护下来，不要改造掉。当然，这需要花更多的钱。这钱花下去，看不到什么政绩，因为没有起高楼，没有公共雕塑，也没用玻璃幕墙，只是将那些破旧不堪，梅雨季低低飞舞着白蚂蚁的房子弄得干净和结实了，将1940年代在美国运回来的玻璃窗留下来了。

桌子另一边的官员们手里的激光笔也在那些房子和花园上点点画画，这栋房子已租给外省驻沪办事处，有固定的收入。那栋房子有台湾人看中了，正在考虑出售。官员们考虑的是本区的收入。即使是先期投入，也要考虑将来的回报。将这个街区从改造变为保护，将原先的居民动迁走要用钱，修整这些老房子所花的钱，比造新房子可要贵得多，要是政府用了这么多钱，却不知道它经济上的回报在哪里，有多少，年初怎么向人大交代。“要么，保护性修整以后，将它们卖给能买得起的阔人们，他们有钱，可

以好好继续保护这些房子。”官员中的一位，务实地提出一条思路。

“我们保护城市的历史风貌，不是为了少数可以住得起这样房子的人，而是为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风格得到保存，城市的居民都有机会进到这些房子里来。”这就是张松在投影仪旁边，等官员们都说完了以后，说的话，“我们大概要先明确保护城市遗产的目的。”

但他的声音被经济方面的疑问再次湮没，我看到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了。

那次会议以后，我总是愿意为同济的教授们做我力所能及的任何事。我大哥的孩子终于实现了我母亲的心愿，成为同济建筑系教授们的学生，那时，上海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保护历史风貌的重要性，官员们对改造不得不小心翼翼，再三请教本地的建筑教授们。我送他去上大学，对他说：“你好好地学教授们的道德勇气。”

城市失落

城市的复杂性和整体性

城市是时间的艺术

城市像一位无言的老者，伫立在那里，述说着历史。

20 世纪 90 年代是我国城市开发建设的黄金时代，据报道，我国十年来的开发建设量，比起整个欧洲一百年的建设量还要大，这一数据不一定准确，但它至少还告诉我们，相对于发达国家城市建设已进入“成熟期”而言，我国的城市可以说还处于“成长期”，而成长的过程，往往又是一个丧失的过程。

事实也正是这样，中国的城市正变得越来越没有个性，似曾相识的“欧陆风”遍布祖国大地，千奇百怪的高大建筑与日俱增。在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中，一方面，不重视城市特色的维持与保护；另一方面，又热心于大马路、大广场、大草坪等形象工程，以致城市特色迅猛消逝，全国城镇普遍出现“特色危机”、“记忆丧失”

等城市文化问题。

城市特色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城市社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以当时所达到的文明手段，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所创造的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外在表现形式。城市特色与社会生活和历史环境息息相关，蕴涵着人及社会的内在素质，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历史积淀。一个城市的特色，是经历了几十年、几百年乃至数千年历史逐渐形成的，形成难，毁坏却容易；一朝毁坏，数十载难以恢复，甚至根本不能恢复。而且每个城市的特色又是不能移动和相互代替的，它是各自城市历史与文化的积淀，是由市民从感知、认识到认同的过程。

众所周知，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主要来自两大方面：一是自然性破坏，二是人为破坏。和平时代的人为破坏多为近年人们谈及的“建设性破坏”，防止、减少“建设性破坏”，从根本上讲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思想认识问题。更新观念，提高认识，是极其重要的环节。

面对城市中客观存在的历史环境，如何保留、保护、继承乃至再生的问题，无论是建城千年的古都，还是近代崛起的都市，都应在规划建设中认真思考。

有人说，90年代的社会时尚充满了一种古色古香的气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变得很怀旧、很有历史沧桑感了。这种怀旧，是因为现实中历史环境、文化遗产消失得太快，人们无能为力只

好个人收藏起“历史”？还是为了将来的升值，把公共的历史文化尽可能地占为己有？本人没有考证过。只知道，城市中越来越多的“老街”、明清街、唐宫、宋城，只不过是影视化的生活环境，充满虚伪的氛围和功利的意图。

20 世纪全球社会生活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文化生活的庸俗化，城市中心的贵族化，生活环境的影视化，规划设计的程式化等问题，已在今天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欧美早已结束了城市改造的“推土机时代”（Age of the Bulldozer），日本改正了“大扫除”式再开发的错误。而在上海，市政动迁的地毯式轰炸并没有停止，继续着把许多本来近在咫尺的居家搬迁到“新加坡”的工程（即莘庄、嘉定、浦东，这是 90 年代初的说法，现在这些地方已成为颇有人气的新区或新城）。

城市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所经历的沧桑变化，显示并着重说明了城市的发展是具有延续性规律的，历史保护就是要保持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因此它不仅应侧重于历史古迹的保护，还要保护那些表面似乎破旧，但反映城市过去的旧城部分。正如人们所说，建筑是空间的艺术，而城市是时间的艺术。一个没有历史建筑和旧城区的城市，如同一个没有记忆的人一样。一个长久保持的记忆——哪怕就像儿童时代那些经常充满片面偏见的记忆一样，可能超出记忆的领域而表现为一种情调，甚至表现为一种哲学观点。

城市是市民集体记忆的储存器；城市是日常生活世界的表征。城市记忆也反映着城市的个性特征，是历史的真实。

“历史已逃之夭夭”，亨利·福特在 20 世纪初讲过的这句话，曾引起过广泛的共鸣和普遍的讨论，对传统的反抗在当时是极其盛行的。但历史乃是我们社会的躯体，我们生活、运动、存在于其间。切断自我与历史的联系或认为它无关紧要，就像说：我们的身体已逃之夭夭一样，是不合情理的。

美国杰出的城市人类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 70 年代就指出：“我们当前的方法不是在有意识地创造一个比古代城市更有效的环境，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潜在能力和有意义的复杂性，而是在消除特殊性和减少潜在能力，创造一个无思想的无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类所有的活动大多会由机器来完成。即便声名狼藉的核武器和细菌武器不投入使用，历史上著名的人类，那个生存在文化时代和文化空间，并且能够记忆、能够预见、能够进行选择的人类，仍将会消失。”为阻止这种令人难堪局面的出现，每一个城市都必须保护自身的文化遗产，保存真实的历史环境，维护鲜明的地方特色。而一个城市越能深刻地正视、体验它在历史传统中所积累起来的文化精神财富，就越能正确地认识自身，就能够以独有的文化品格、地域风情、空间特色而成为它自己。